



幸福的和声

“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的心的和声。”——题记

□尹红芳

“峰峦叠翠风光美,山中‘明珠’渔歌欢……”在湖南省新化县西北边陲,有一颗璀璨的山中“明珠”——龙湾村,它与益阳安化相邻,处在龙湾湿地公园的核心腹地,是一个隐藏在山峦丛林中的梅山村落。全村三面环水,依山傍水,呈半岛风光,其水势天成,宛如一条盘曲的蛟龙,守护着这座静谧而美丽的村庄,守护着居住在这里的勤劳、善良、乐观的人们。

记忆复苏

2005年,一个春和景明、鸟语花香的日子。新化县“山歌”演唱培训班,一缕柔和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窗,使整个教室变得明媚和温暖。台下,一名女子时而托腮聆听,时而低头沉思,突然,似听到了什么打动她的话,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动人的往事,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弧度,渐渐地,这笑意滋生开来。教室里,授课老师铿锵的声音还在她的耳畔回荡,而另一个更强健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飘来,最初隐约缥缈,继而愈来愈清晰,最后变得清越悠扬,竟牢牢占据她的脑海,余音不绝,久久萦绕。

那是她多年来时常梦回的一个场景:一名青春活泼的少女,在山花烂漫的田野,时而奔跑,时而歌唱,时而采摘着不知名的野花,时而吆喝着洁白的羊群,而那吆喝声啊,也像是美妙的歌曲。她一首接一首地唱,唱爷爷奶奶教的歌,唱爸爸妈妈教的歌,唱隔壁的大哥大姐教的歌。夕阳西下,她要牵着喂养的羊回家了。一路上,她还继续哼唱着欢快的曲调。

她是那么热爱歌唱,那么热爱这高亢、嘹亮、自由而悠长的歌声啊!她觉得,它浓缩了人世间所有的美好,定格了时光中所有的快乐;而她的青春,因为这歌声,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姿。

时光流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间教室。教师的声音还在继续,那位女子的嘴角依旧带着微笑。青春的记忆,在她的脑海苏醒了,环绕的歌声,拨动着她的心弦。

是啊,她自己都记不清,已经多久没唱过了。岁月的磨削,生活的艰辛,她从那无忧无虑的青春少女,蜕变成肩负家庭重担的底层打工仔,每天做不完农活和家务活的农村妇人。她的那些年少时一起放羊、玩耍、唱歌的朋友,还不是和她一样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消弭了激情,泯灭了歌声?

她想起了离开家乡的那些时日。那是1994年,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或许也为了一个自己也说不清的微茫的希望,她只身去了广东打工。然而,工厂高负荷工作的劳碌,日复一日加班加点的煎熬,很快就让这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女,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人生的酸苦。

她每天只是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一早起来干活,干完活睡觉,第二天起来,又是干不完的活。整整十年,她就是重复着这样枯燥的日子,能给她带来慰藉和快乐的,只有领工资的时候。她看到手中的钱,一方面因为父母能据此改善生活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对生活、对未来有着较为踏实的憧憬。

2004年,和同村的恋人结婚生子,她才又回到了家乡。她以为,自己的人生,应该就是像祖祖辈辈那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了。十年来,她用自己的勤劳,换来了较为丰足的生活,可她内心却知道,自己很少真正地快乐过。

直到2005年的这个春天,她才真切切切地感受到了十年来未曾有的悸动、欣悦和惊喜。她清晰地认识到,这次山歌培训,激发和唤醒了她生命的原动力。她的心中,仿佛有一团火焰在燃烧——原来,在她灵魂的深处,还有一处始终珍藏的芳草地,曾让她无比快乐幸福,又曾杳无踪迹,如今,终于失而复得。

只是,她所不知道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新化山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越来越重视起来了。

是啊,物质生活变好了,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更多了。这名女子或许不知道这些大道理,但是她却有一个朴素的认识:山歌,让人快乐,也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打工时期的闲暇,她也曾见识过大城市

的灯火辉煌、霓虹闪烁,但浓郁的山野风情,醉人的泥土气息,才是她最热爱和向往的。

回忆起那些唱山歌的快乐时光,她的灵魂渐渐复苏起来;她心中那个隐约的决定,也逐渐清晰且坚定起来。

她叫黄佑花,认识的人,都亲切地叫她——“花姐”。

艰难历程

善良的人会把生活里的黑暗变成光明。从新化山歌培训班回来后,龙湾村的田间地头,院坝屋场,常常会传来阵阵嘹亮的歌声,后来全村人都知道,唱歌的人,是花姐。

从那以后,熟悉花姐的人,都觉得她变了,她变得更爱笑了,讲话声也更爽朗了。花姐知道,是山歌,给她带来了巨大改变。她喜欢自己的这种变化,并且,还想让更多的人,也如她一样,拾起久违的山歌,让自己的生活阳光起来。这是花姐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花姐知道,龙湾村年轻的女性,几乎人人都会唱山歌,这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笔“财富”。可年轻一辈,有的会,有的却不会,或者会得很少。“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啊!”自从山歌培训班回来后,花姐更坚定了她的看法,她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化山歌,得一代代人唱下去,传承下去。虽然她不知道传承的巨大意义,但是她内心有一个朴素的认知,山歌里凝结了太多美好的东西——生命的美好,情感的美好。

她开始行动起来。她要一家一家地去找,找那些有潜力的,有音乐天赋的,她想组建一个团队,推广山歌,传承山歌。

可是,花姐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响应的人并不多。有人说:家里有娃,我要带娃呢;有人说:家里老老小小,我要养家糊口呢;还有人更直白:花姐,唱这山歌,没有市场,没有经费,家里人,都是不正经呢!花姐不怪他们,而是先自己身上想办法。

花姐一直觉得自己有音乐天赋。她除了能唱山歌,还会吹小号。于是,她开始教那些年轻的姑娘吹小号,在乡里有婚丧嫁娶的时候,去赚点钱;与此同时,她一步步地流露要继续带领大家唱山歌的美好愿景和坚定决心,并且承诺:我接收徒弟,不用一分钱费用,不让你掏钱,还可以让你赚钱。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花姐的努力下,龙湾村越来越多的姑娘加入了花姐的山歌队伍。

然而,通向成功的路上,并不总是铺满鲜花。一来,毕竟靠山歌赚钱的日子不多;二来,有时候幸运地接几场演出,演出的费用却迟迟被拖欠。大家拿养家糊口的时间去唱山歌,却拿不到应得的报酬,心里自然有些怨气。下一次叫大家山歌排练时,响应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于是,再一次将大家集结起来,是给大伙发演出费。

“花姐,不是听说我们的钱还没拿到吗?你怎么给我们这么多钱?”

“不用问啦!跟着我唱歌,就一定会给你们钱。”花姐笑答。

一天傍晚,山歌团的两个姐妹结伴来请教花姐,凑巧在她家门口听到花姐和丈夫的一段对话,才知道那些钱的来源。

“你这是第几次了,就不能干点正事吗?你哪怕只是帮别人一场也好,你倒好,去一次,还倒给几百,你看自己已经给了多少个几百了!”

花姐心怀愧疚,只得好言好语地安慰道:“行行行,等以后接的活多了,就不会找家里贴钱了。”

其实不能用唱山歌带领大家赚更多的钱,花姐心里并没有太多底气,但是,要想方设法把山歌唱下去,传下去,这个信念她无比坚定。

花姐身上自有一种不屈服的精神,她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只要认为是对的,就一定会排除万难,坚持下去。这一点很像她的父亲,那个当过村支书的坚定而慈祥的父亲,让她的血脉里流淌着不服输的因子。

其实,面对现实的打压,她也曾有过无奈和妥协,也曾彷徨和迷茫。

团队排练了一首新的山歌,大家想公开表演,却没有合适的场地,没有舞台,也没人关心和重视,只有在有人婚丧嫁娶时,才见缝插针地有表演的机会。在这些舞台上,会有流行歌曲,会有各种舞蹈和杂耍,这些艺术形式自然会获得更多的掌声和欢呼;轮到她们上台时,只有廉价的演出服和“曲高和寡”的山歌,在那灯红酒绿的映照下,她们实在是显

得有些落落寡合。

辛苦一整晚,她们收获到了全场最少的掌声,拿到的是表演者中最低的报酬,这令她们不免有些五味杂陈。

不理解她的村民甚至直言她是神经病,一些熟悉的年轻人劝道,这个歌不好听,早就过时了。

可即便如此,她们都没有放弃过用虔诚的心、美妙的唱腔去演绎一首首山歌;因为世事的纷扰并不能动摇一颗歌唱的心。在她们的内心共有着一个强烈的声音:山歌,不会消亡!

花姐是一个爽朗的人,她直言,她的钱,只有为传承山歌才舍得花。为了给演员们买演出服装,她从没有为自己的生活乱花过一分钱。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小秘密,其实她最喜欢吃榴莲,每次看到都有些“情难自己”,可是一看到标签牌上的价钱,再想想演出要添置的道具和服饰,她次次“秒怂”。

她是如此热爱山歌,走在路上唱山歌,骑着电车唱山歌,喂鸡做饭时还是唱山歌。她坚信,美好的东西不会被尘封,终有一天,山歌的春天会到来。

在花姐的坚持和努力下,她们演出的机会也渐渐多了起来,知名度也渐渐大了起来。后来,花姐带着她的团队,从新化县城走到省城长沙,之后又前往浙江、江西、云南、内蒙古等地,倾情表演她们的山歌。

在艰难的坚持和守护中,花姐和她们演出团的山歌日渐说出了一定的影响力。2017年,花姐顺利创办了龙湾湿地公园艺术团;2018年,由于出色的表演成绩和社会影响力,花姐被评为新化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20年,她亲自编排的以新化山歌为基础的情景剧《原声梅山》,获得娄底市第二届乡村艺术节决赛一等奖。这一年,花姐被评为娄底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那也是她第一次,拿到娄底市的奖金。面对沉甸甸的荣誉,花姐更有信心了。为了保持团队的演出积极性,她拿出市里奖励的全部奖金,又拿出自己和爱人多年来省吃俭用的费用,一共近三万,将村里的荷塘搭建成了山歌表演舞台。

龙湾村的人们发现,夏季的荷塘,不止看到盛开的荷花,闻到荷叶的芳香,还经常听到阵阵山歌嘹亮。

全村人都知道,这是“花姐”们的歌声,这歌声,越来越欢快,也越来越筋道。

曙光再现

蒙蒙晓雾初开,皓皓旭日方升。收获的喜悦让花姐的内心更加坚定,也更加开阔了。此时,她不想想着要把这份对山歌的爱延续下去,而且还有点小小的“野望”——要把龙湾村的山歌,发展成为新化山歌中最具原生态代表的山歌。如果这样,那祖祖辈辈的生活,世世代代龙湾山歌人的梦想,也就深深地铭刻在这山歌里了。

可是,要达成这样的愿望,她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弱小啊!为了生计,她依然每天要干农活,喂鸡、放羊,做饭、洗衣,一样都不能少。在忙碌的日子里,想想那些梦想,花姐无奈地笑笑,却总是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感觉。

可是,不管在哪,她都会唱起山歌,而随着那悦耳的歌声飘起,她的所有烦恼便会化为乌有。

常言道,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正是花姐坚持不懈地歌唱,为她的山歌事业迎来了新的曙光。多年来,她孜孜以求地等待,默默无闻地付出,终于等到了一个生命转折的重要契机。

有一天,她在天华广场参加完山歌演出,村主任将她叫过去,向花姐介绍:这位是我们省财政厅来的扶贫干部。花姐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带着黑边眼镜的青年人热情地向她伸出手来,对她说:你的山歌唱得真好,我们龙湾的乡村振兴大业,需要你们参与啊。

淳朴的花姐此时还不明白,山歌和“振兴”有什么关系,她只是觉得,眼前的这位青年干部,给她一种很亲切、很和煦的感觉,对方仿佛散发着温暖而纯净的磁场,让人信服,给人希望。“我感觉看到了光。”花姐后来如是说道。

这位年轻的干部,名叫欧阳赞友。2021年5月12日,欧阳赞友来到龙湾,负责这里的乡村振兴工作。

一天傍晚,欧阳赞友绕着村中小道慢跑,听到了一阵阵悠扬的歌声,歌声时而婉转,时而高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

的憧憬,令人神往。好几次,他循着歌声去寻找唱歌的人,却总是失望而归。直到后来,在一个破烂的猪圈旁边,他感觉歌声越来越清晰,走近一看,只见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女性,一边喂猪,一边高歌,她的头发有些凌乱,衣衫有些污秽。奇妙的是,一边是群猪进食“嗷嗷”不绝,一边是如天籁般的山歌荡气回肠,在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魅力的交织之下,竟让欧阳赞友产生了一种异样的美感。

欧阳赞友不忍破坏这美妙的画面,连忙拿起手机,将人和歌声,永久地记录下来。

再一次见到花姐,欧阳赞友诚恳地谈到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们愿意,我准备把对面那个猪场拆了,建一个文化礼堂,为你们提供一个表演场地。”

“文化礼堂!真的啊?!”花姐大喜过望,反问道,声音好比唱山歌,比平时高了好些分贝。

“一个礼拜后就开始动工。”欧阳赞友不禁露出一丝笑意,语气依然平静,却有着静水流深般的坚定。

她看到了新的曙光。可是她始终有着一

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束光,能照耀多久呢?

这个省城来的年轻干部,真的没有让她失望。一个礼拜后,文化礼堂破土动工了。

眼看要春节了,花姐开始筹备龙湾村山歌春晚演出。在花姐心里,这应当将是她生命中一次弥足珍贵的演出。因为这场演出的场地,就在正在建设的文化礼堂旁边。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宝贵的一次演出,她却未能在现场。

演出前几天的一个排练,一个演员的茶盘找不到了,花姐急急忙忙地准备跑回家拿。路上,只闻一阵巨大又刺耳的刹车声,花姐便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她发现自己已身在医院,这才知道自己经历了一次车祸。

经诊断,花姐了解到自己的髌骨已经断裂。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花姐忍不住哭了。“不管怎样,我也要把这次春晚排练好。”花姐心想。她忍住剧痛,开始用手机联系指导老师。

手术前一天,她让病房里陪同自己的丈夫打开直播。看到大伙精彩的表演,看到直播间的观众从几千涨到十多万,她的心渐渐宽慰起来。

夜深了,她想起第二天要动手术,心里又一阵难过起来。想着想着,泪水沿着她的脸颊,直流下来。

“明天可要动手术了,而且是全麻,我好不起来的话,这个项目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那一晚,花姐失眠了。她的眼睛,也哭肿了。“或许是我的心中的信念感动了上天。第二天的手术很成功,手术之后我也恢复得很快。”谈及那次手术经历,花姐的笑容里总带着感恩和庆幸。

手术的第二天,花姐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拄着拐杖,来到了文化大礼堂的施工现场,除了指挥演出,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她记得,欧阳赞友队长说,以后文化大礼堂的山歌演出管理,就靠她了。这对于一个多年担任“草台班子”的班主而言,不仅是一份光荣的使命和巨大的信任,更是一次艰难的挑战和沉甸甸的责任。

一方面,从今以后,花姐和她的团队唱山歌,终于有了稳定的场所和舒适的环境;另一方面,如何利用这个平台,持久地将山歌传承下去,传唱开来,又有很多新的困难需要去面对。

从小,花姐就是一个细致而有担当的人。这些问题,在欧阳赞友队长找她谈之前,她已经考虑到了。可是她知道,有些事情即使想做,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天,她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欧阳赞友队长。欧阳队长鼓励道:“你放心,我们会想办法帮你们的。我们先把礼堂装修好,你们好好表演,游客多了,收入有了,其他的也就不用担心了。”欧阳队长的话如一剂强心针,驱散了她长时间的担忧。

灵魂的歌声

2022年8月28日,龙湾乡村振兴礼堂正式启动。花姐不顾腰伤尚未彻底复原,毅然投入了第一次开场演出。她相信,这将是她人生的又一个出发点。

和她一样的,因唱山歌而人生悄然发生改变,还有团队的其他人。

刘从花是2021年正式加入花姐的演唱

团队。刘从花记得,花姐把她拉入团队的时候,正是她人生的最低谷。那时,她的父亲去世不久,母亲瘫痪在床,大哥刚做完心脏手术,二哥又身患残疾,面对沉重的生活负担,柔弱的她选择了离婚,主动撑起残破的娘家。可是,对丈夫和小孩的愧疚,让她常常郁郁不已。

在一次广场舞比赛中,花姐发现了刘从花的乐感很好,之后,了解到她家里的困难,便想帮帮她。只要一演出,花姐都会叫上她。

“虽然我以前学过舞蹈,可是唱歌我算业余的,也没有基础。”刘从花在花姐面前有些拘谨。

“只要你愿意学就好,我又不收你学费。”

刘从花被花姐的热忱感动,加入了花姐的排练队伍。刘从花发现,只要和花姐在一起演出,她就特别开心,而且,还能赚到钱贴补家用。

刘从花回忆,从那以后,她的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更重要的,她真正走出心里的困境和精神的阴霾。

2022年,刘从花凭借出色的表演,还成为了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刘景辉也是在跳广场舞时被花姐发现的。1987年出生的她,以前更钟情流行乐曲,可以说对山歌没有任何了解。结婚生子后,便一直在家照顾小孩。

“那时,我除了相夫教子,生活枯燥,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刘景辉回忆曾经的那些时光,看了看身旁的花姐,真诚地表达了谢意。

在花姐那里,刘景辉学会了演唱各种山歌曲调:高腔山歌,平腔山歌,节奏由慢到快、一次得吐五十多个字的滚板等等。现在的她,靠唱山歌,一个月的收入便有几千。她爱上了山歌,也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苏聪,坦言自己在花姐的“骂声”中,学会了数十首山歌。如今,她依靠甜美醉人的歌声,在网络平台直播带货,已收入不菲。

欧阳赞友说,如今,她们已经把唱山歌的兴趣,转化成了爱好,又将这种爱好,转化成了产业。

花姐终于明白了欧阳队长对她说的话的意义——她对山歌的执着热爱,她对山歌的坚定推广,一旦汇入乡村振兴的潮流,便能收获更多、更持久的力量,绽放出更绚丽的光彩。

而花姐的梦想,也从唱响山歌、传承山歌、推广山歌,延展为乡村振兴、文化振兴。

花姐热爱她的家乡龙湾。很小的时候,她就听长辈们说,这里是鱼米之乡和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梅山文化、码头文化,鱼文化已在此沉淀经年,历史悠久。小时候,她就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峦丛林里奔跑和嬉戏,领略到这方世外桃源的美妙,更受到这方山水的滋养和熏陶。现在,正是她回报家乡的时候。

“如何将我们家乡的文化和产业,连同我们的山歌传播出去,让世人都知晓?”有一天,花姐郑重地问欧阳赞友。

“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在传播了!”欧阳赞友拿出手机,调出花姐的演出团队的队友们的直播和抖音,开心地向花姐介绍:“你看,你们唱山歌的背景画面,有我们的龙湾湿地,九龙池、蛇溪谷……还有我们的鱼菜共生基地、食用菌基地、电商网红基地、文化演艺产业基地、钓鱼基地、民宿基地、猕猴桃基地、蜜橘基地、房车露营地……”欧阳赞友开心地将一个个画面“刷”给花姐看。这些抖音或直播,都储存在他的手机里,被置顶关注。

“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2022年秋收时节,花姐带着她的演出团队,特地来到了整片的橘园,她们有的一边摘橘子,一边唱山歌,有的一边直播,一边带货。

镜头里,花姐笑逐颜开,领头唱着:走上台呀心里美啊党的温暖甜在心啊山珍海味成家常生活就象人间天堂美丽乡村画一样

文化广场跳舞又唱歌家家室内装修亮堂堂户户门前小车放两旁文明之火代代传我们来到把山歌唱……弥漫着生活气息和欢快情绪的笑语和歌声,蔓延了整片橘林,响彻了龙湾村,它穿过电波,飞越涟水,奔向远方,走向世界。

下图:龙湾村风光

李微摄